

北大学生田文亮的奇异生活（一）

by pkpku@bbs.pku.edu.cn

北大学生田文亮坐在火车卧铺车窗旁边，看外面一排又一排白桦林像一年又一年离开自己的日子，化为一片又一片白茫茫的空气，感到既伤感又充实。他姓田，大名田文亮，意思是有文化又漂亮。

田文亮记得刚进大学的那一年，刚接到通知书，往电视台的镜头面前一站。一个很漂亮但是长胡子的阿姨拿着话筒问：“状元田文亮同学，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上过两年补习班的田文亮忍住笑，觉得眼前这个漂亮的阿姨长的像大叔，豪情万丈的大声说：“在北大，我是沧海一粟，出了北大，我是擎天一柱。”

从第二天开始，但凡他在那个人口不过 20 万的小县城晃悠，便会被人用异样的眼神瞟一眼，同年级毕业的兄弟们则送给自己三个外号：“一柱”、“柱子”或者“擎天柱”。这造成田文亮从此对回到那个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和兄弟们重叙友情失去兴趣。

田文亮同学第一次出远门，在火车上掏出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给乘务员看，周围一起去北京的两个男生全都羞涩的望着他，翻了半天才把自己的学生证掏出来，另外一个女生则大胆的掏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一所北京的一般本科院校，很惊奇的把田文亮瞅了半天，好像在看一只被放进猩猩馆的人类——不可思议。乘务员叔叔把那张花花绿绿的录取通知书翻看了足足有五秒钟，好像是刚把人民币掏出来准备交税的老农民，喃喃道：“这个东西好。”

田文亮很得意，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承认。他来到学校。到学校的第一次看露天电影，田文亮同学太矮，只能听，不能看，于是他在人群中垫了两根板凳才算看到女主角的面容，不知什么时候底下那根凳子被人抽去一条，田文亮掉下来，压倒旁边一个孱弱的女生身上，和她滚到一起。他爬起来正在庆幸，突然腰子被人踢了一脚，强忍剧痛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男生怒目而视：“敢动我女朋友！”从那一刻时候起，他告诉自己做人要低调。上体育课，他在五四体育场光秃秃的跑道上费了吃奶的劲头奔跑，一圈两圈三圈的奔跑，没有终点的奔跑，心里面想到的是那个叫阿甘的美国佬。当所有男生都成功撞线，转过头来看着自己，田文亮还是在那里像一只慢吞吞的蜗牛，仿佛是一片叶子，迟钝的爬向另一片叶子，全班的女生，从来没有在田文亮的世界里出现过那帮雌性，这时候仿佛普降而下的大雨，全都学习天上掉下的林妹妹，齐声呼喊：“小甜甜，加油！”田文亮在心里面突然呼喊：“我不叫小甜甜，我叫田文亮。”毫无办法，他还是被叫做“小甜甜”。他无法接受自己不是擎天柱而是小甜甜的事实。速度和高度没有优势，他决定在深度上做一做文章。于是他去听哲学课。他第一次听中国哲学课，看到一个不戴眼

镜的女生孤零零的坐在第一排正中央，正对了老师讲台的位置上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其余的学生，和那女生空出来三四排的位置，仿佛是在躲避一尊瘟神。田文亮提着书包，弯腰勾背，在众目睽睽下钻进教室，大大咧咧的坐到那女生的身后。他感到自己狠风光，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这时候立在讲台上的戴黑边眼镜的老师，突然笑容可掬的转过身，面对田文亮做了一个“V”字，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田文亮立刻大声叫道：“Victory!”然后为自己众目睽睽之下的抢先撞线沾沾自喜。

老师没有作声，继续把那个“V”字放到前面的女生面前，问道：“你说呢？”

“。。。。。”那女生的声音细小如同苍蝇。

“非常好。”戴眼睛的老师眼镜眯成一条缝，“V”字马上变成一个大拇哥。田文亮立马觉得如同被剥了衣服的新娘子，抽去包装的粽子，丢在众人眼前没了包裹，只引得一阵潺潺的口水声——不是食欲，是唾弃。

田文亮之后的哲学课之旅彻底终止。然而他死不瞑目，他坚持认为哲学老师是在故弄玄虚，自己是对的。

“肯定是那两个人有一腿。”田文亮一边愤愤不平，一边破不亟待的参加了一堂小说课。第一次上课，他发现周围全是美女，于是大大的兴奋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投稿，发表过三篇童话、四篇现代诗，还为一个高中女班花写过 100 封情书。

“我还是有闪光点的。”他继续在心里面沾沾自喜。

第三节课上，老师开始评点前两次上交的小说习作。田文亮的习作是《半只鸡腿》，这是一个家境贫寒，父母双忘的山里娃在大学中饱受歧视，排除万难，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故事。文学课老师似乎特别欣赏这篇小说，读的狠仔细：“这里，写到吃鱼肉，应该更仔细，是怎么吃的呢？饥肠辘辘，连刺带肉吃，还是吐了鱼刺吃鱼肉呢？要详细。还有这里，女主角看到男主角为了自己被人修理，应该挺身而出，然后峰回路转，两情相投，琴瑟调和。”田文亮听到两眼放光，于是欣欣然等待被老师点名，被四周美女众目睽睽注视的神奇场面，那必定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壮美的画卷之一。

“这位同学的习作我看了狠多遍，感觉狠感人，狠真实。我敢说，唯如此之人方能写如此之事，唯如此之事方能显如此之情。涉及隐私，我就不公布这位同学的姓名了。”

田文亮好像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片明晃晃的白板在脑子里千回百转。从此他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这东西是他写的，也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文学青年。证明自己是丐帮帮主必须有打狗棒，证明自己是文学青年必须有作品，即使那打狗棒早已经朽木不可雕，那文字不过是粉面骷髅。

这个时候，田文亮开始发觉自己高考毕业时候说的那句豪言壮语似乎有些问题，觉着，即使出了北大，他也是一条虫。

田文亮开始意识他永远是一条虫，这时候距离他考进这所大学，已经是第三年。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十）

by pkpku@bbs.pku.edu.cn

卢梭讲，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主人的人，比奴隶还是奴隶。田文亮在罗馨然身上，先是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感，马上又陷入新的奴隶一般的困惑中。他原以为，罗馨然的主动，任意让自己轻薄，便是一种露骨的讨好卖乖，没想到，自由社会既然不禁止一个未婚女人对一个未婚男人讨好卖乖，自然也不能禁止她同时对另一个男人藕断丝连。田文亮老是发觉女人的心，是自己捉摸不透，拿捏不准的，却不知道，女人从来不可能被人拿捏得准，连她们自己也从来拿捏不准。大B常对田文亮说：“耍朋友先要肉挨肉，然后才能心挑心，没有肉挨肉，心挑心也是假的，一旦被别人肉挨肉了，这颗心也就臭了。”田文亮却坚信，男女之间先要心挑心，然后才能肉挨肉，看电影时候的小小轻薄，在田文亮看来已经是做人的极限，情报不明的情况下，却万万不敢深入敌后。和所有没有经验的新兵蛋子一样，他希图预知结局的稳妥，把所有危险的系数，化整为零，却同时把制造机会的可能，也通通拒之门外。一个人回到宿舍，田文亮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女人这个东西，太不可思议，自己只是腔肠动物，一根肠子通到屁眼，却不知，女人都是八条腿的章鱼，不知道屁眼，到底在哪条腿上，还是，哪条腿上都有屁眼，因此更没有真正的屁眼可以入手？

罗馨然并不如田文亮开始看到的那样外表光鲜，她脸上涂了很厚的粉，和漆黑的电影院相得益彰，有如变色龙的保护色，让人只看到厚粉的光泽，看不到厚粉本身。田文亮看到罗馨然脸上的黑点。那黑点是一个痣，却给了田文亮逾越雷池的勇气，罗馨然不经意的表情，似乎也像一颗痣，给了田文亮可乘之机的假象。看电影时候，罗馨然自然也没闲着，她把手机调成静音，和前男友收发了二十多条短信，田文亮不知底细，以为只有自己懂得利用手机，两头作案，却不知道科学家并无国界，手机也不分主人，谁都可以为我所用。

罗馨然的前男朋友比她要低一个年级，追她的时候自然也是轰轰烈烈，蔚为壮观，少不得鲜花美酒，甜言蜜语，一句话：拉风啊。女人喜欢把精心营造的格局误解为自然而然的流露，比之野花的自然淳朴，更喜欢绢花的精致完美。那人除了有180CM的个头，长的像一根风中之烛，还有一项特长，在无话可说时，便会沉默不语，代之漫长的微笑。越是长的讨巧的人，越能够用沉默来掩盖自己的无知，所以圣女的沉默必然是意味深长的，长相猥琐者的沉默多被认作无言以对。罗馨然特别喜欢那种不明所以的沉默微笑，她以为她懂得这些微笑的意义，却不知道，语言的沉默，让她有机会只关注沉默的皮相——180CM的身高毕竟有物理上的优势。罗馨然本不喜欢这个看似轻佻的家伙，但年轻的女人往往经不起这种死心塌地的沉默，罗馨然为摆脱这种沉默，正色告诉小男生：“我初二时候就已经不是处女”。这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是罗馨然内心自卑惶恐的源泉，却被自己认为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凡是那些接近自己的陌生人，都要拿出这个试金石验一验，罗馨然以为，要么被自己的秘密吓退，要么为了爱勇敢面对。小男生和罗馨然好了没一两年，便和她最

好的闺蜜勾搭成奸，俩人双栖双宿，将罗馨然蒙在鼓里。毕业那阵，罗馨然正在申请出国或者保研中矛盾。若是出国，小男生成绩太差，成天只知道打游戏，看电影，哪里有什么比翼齐飞的可能。若是呆在国内，那家伙保研还是成问题。罗馨然的成绩在全年级排名第一，奖学金拿了无数，更兼长相甜美，上下领导老师，无不关心。为了成全爱情，申请保研，又使出浑身解数，打通上下关节，要小男生保研铺平道路。中国的事情，凡是涉及到人情事故之处，就多了一些拉灯的勾当。凡是多了一些拉灯的勾当，便少不了有漂亮的女人，这点，无论是喧闹的中关村，还是看似平静的大学校园，无不如此。罗馨然自然没有被人拉灯，然而，语言上的卖乖，身体上的讨巧，眼神上的勾兑，却是题中应有之义。罗馨然受了许多委屈，挨了不少闷棍，千方百计从潜规则的漩涡里面保得性命来，为小男生保研铺平道路。却不想，突然发现自己两个最亲近的人搞到了一起。对太优秀的女人来说，她的优秀对他的男人往往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越优秀的女人，越喜欢把各自的男人作比较，女人是男人的名片，男人是女人的面子。世俗社会让我们依赖别人的目光生活，自己的身高取决于别人目光的高低，而不是自己的身高。在旁人的目光中，小男生180CM的物理身高，在罗馨然面前，越发显得渺小。为了扯平这种心理上的距离，获得内心平静，罗馨然内外兼修，一边为男人的事业铺平道路，一边锁紧他的后脑勺，让他奋发有为。和一切志不大，才也疏的男人一样，小男生把无形的压力变成深藏内心的怨气，在这所女人往往不输于男人，甚至事事要和男人争强好胜的大学里，这种积怨的深厚似乎是命中注定。

罗馨然的崩溃是情理之中，这个无比优秀的女人，被一个无比顽劣的男人劈腿了，而这个无比顽劣的男人，选择的劈腿对象是她的无话不谈的闺蜜。男人被女人藏在心里是拿来爱的，闺蜜被女人藏在心里是拿来当垃圾桶的。所有虚荣的言论，无聊的话语，正如在大报正版无法刊出，却可以充实花边小报的八卦新闻，新鲜荤段子一样，在闺蜜那里都是一个绝好的容器。这样一个垃圾桶，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而自己却成了一个真正的垃圾桶。整整一年，罗馨然都在苦苦哀求，希望破镜重圆，付出太多，便难以割舍，女人尤其是为了那一张写满虚荣、伪善的画皮生活，当画皮撕破。谎言揭穿，所有海誓山盟都变成反讽的材料，自戕的匕首，一刀一刀扎在心里，让人死不了，也活不成。

罗馨然见到田文亮的时刻，觉得这人傻里傻气，无比搞笑，紧绷的神经随之瓦解，就像找到了一个新垃圾桶，可以随意倾吐。世间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够和自己的梦中情人完全重合，因此。人对人的喜欢都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罗馨然却不敢承认这种喜欢，正如田文亮也不敢承认这种喜欢。若是承认了这种喜欢，便意味着与过去的诀别，和新的开始，意味着把伤痛搁置解决，化为乌有。然而，那部《非诚勿扰》，刺痛了这个女人的心，她太痛苦，以至于无法再辨别快乐的味道。

罗馨然把前男友发的最后一条短信调出来，在被窝里看了半天也舍不得删掉，泪水湿透了被。

北大学生田文亮的奇异生活（二）

by pkpku@bbs.pku.edu.cn

田文亮有女朋友，或者说田文亮认为自己有女朋友，于是他自己就有了女朋友。就好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同样的道理，田文亮说：“要有女人，就有了女人。”放暑假了，田文亮回家去。他的家在一个不到 20 万人的小城镇里，依山傍水。他前脚刚一回家，就有人满大街喊擎天柱状元回来了。田文亮没有去理会他们，而是回到老屋子的天井里，摊开书来看。他老爸走过来，把书往旁边一甩，问他：“文亮啊，你啥时候给我带给儿媳妇儿回来？”田文亮不说话。他爸就又开始絮叨：“啥时候呢？你看隔壁家小周大学都没有考上，就带了一个漂亮媳妇回来，马上要结婚了。你在北京念书，也得多个心眼，别念成个书呆子。”

田文亮把书重新捡到手里，埋了头说：“我有啊。我有女朋友。”田文亮说这话的时候想着一个人。田文亮他爸他妈听到这话时也想着一群人。

“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们大家也看一看。”家里人总是一边烤火一边笑着催。“在北京，太远了，等我毕业时候就带回来。”于是田文亮和他爸他妈一起掰着指头算日子，各怀鬼胎。

大三春天的早上，田文亮很早就爬起身来，带上自己订的两瓶牛奶，外加两根火腿。跑到二教去占座位。他一边走一边打哈欠，脑子里面晕乎乎的。一瓶牛奶是给自己和自己的“女朋友”小波的。田文亮的“女朋友”叫小波，并不是因为胸围不够大，而是说脑袋圆乎乎的像个球。按照这个道理，王小波也可以叫王小球。

故事必须追溯到大一下学期，田文亮在一教上自习，一个人歪着脑袋坐在一个女孩子身后看。那女孩子头上扎了一个小辫儿，脑子埋得很低。那本书叫《权力意志》，田文亮就像一尊雕像，歪着脑袋偷偷也看了半个钟头。

那圆乎乎的女孩子突然抬起头问。恶狠狠道：“你看舒服了没？”田文亮吓了一跳，脑袋上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豆。

“不舒服。。。 ”田文亮老实答道，确实，他看了半天没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状况。

“居然看得不舒服？还敢再看？打！”然后那女孩子把他敲了一脑袋，笑了。

那女孩子叫小波，田文亮很喜欢她埋着头看《权力意志》的样子，睫毛一眨一眨像一条桥底下停泊的船，随波轻轻荡漾。小波话很少，田文亮话也少，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的一起

看书。小波是爱心社的，爱心社是北大第一大旅行社，当然是为了爱心的旅行社，这么多男孩、女孩，这么长的路，辗转大半个中国去看望希望小学，在车辆上，在山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长满了芳草萋萋的故事。

田文亮也参加了爱心社，他总是要求和小波一个小组，白天，他帮小波提衣服，晚上，他看小波领导大家做活动，小波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人群中间。

“我喜欢尼采，喜欢《权力意志》。”她不止一次亮着两只大大的眼睛对田文亮说。然后点点头，撅起嘴唇，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啊，文亮，就是太软弱了。”

田文亮笑嘻嘻道：“呵呵，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那天晚上在甘肃，去往某个希望小学的宿营地，天上点着灯，一只一只，月亮和营地里的狗一样冷得抽风。小波全身哆嗦，把头靠在田文亮的肩膀上。星星很亮。那是小波第一次和田文亮靠的这么近。田文亮浑身颤抖，忽冷忽热，犹如打摆子一般。他感到小波的身体很柔软，就像一摊混了水的泥。他听到一个声音轻轻问：“田文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田文亮嗓子眼冒汗，答不出来。“我看你是没有的，对不？”田文亮擦擦汗，轻轻道：“有的。”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田文亮和往常一样把两瓶牛奶放到桌子上，就像两年来他做的那样。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田文亮像往常一样摊开书看。过了半个小时，小波没来上课。老师来了，全体起立。小波还是没有来。两个小时以后，老师下课，田文亮拨小波的电话，关机。

田文亮失神落魄的走出教室，往小波的宿舍走过去。沿途的叶子和纸团掉到头上，像一个又一个网球，砸到被掏空的西瓜上，扑通扑通作响。他想起爱心社在甘肃的那个晚上，天上的灯都很安静，路旁的水很深，只看到河里一片又一片叶子随水而去，看不到人。不像在北大，在春天的北大里，那么多人，那么多叶子，长的勤勤恳恳。哪儿是我的？一眼望过去，却一片叶子也无。只看到小波从图书馆背后的石头狮子那走过来，牵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的手。那个男生是田文亮同宿舍的兄弟，是上一次北大之锋辩论比赛的优秀辩手。他们两个看起来很亲密。小波的头靠在那男人的肩膀上，笑容像是喀纳斯湖里的水。

田文亮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像一尊雕塑。直到小波和兄弟看到自己，他试图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些解释。然而他只看到了平静，或者是惶恐。他望着他们从自己面前走过，慌乱的不知所措。想哭，想叫，却又什么都没做。他把手机掏出来，给小波发过去一条短信：“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他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头狮子那等回复，一直等到下课，等到晚饭，等到晚自习的钟声敲响再敲响，等到路人们都离开。因为他实在没有力气起身。

他等到了小波的回复：“对不起，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的，你也从没真正说过喜欢我的话吧。谢谢你陪伴我走过这么长久的路。你是一个好人。祝你幸福。”

田文亮的父亲问田文亮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田文亮就在想这个女人。他觉得，没有一个男朋友可以像自己那样对一个女朋友了，但是那仍然不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想起来小波看《权力意志》时候的表情。想起来自己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志，要为了爱一个人赴汤蹈火，为了得到一个什么看起来漂亮的、值钱的东西死而后已。他总是像一片羽毛，无所谓的飘荡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他不感到绝望，因为没有时间让他绝望，大三了。“你啊，文亮，就是太软弱了。”他对自己说。

北大学生田文亮的奇异生活（三）

by pkpku@bbs.pku.edu.cn

田文亮回到宿舍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楼门口有一只黑猫趴在一只白猫身上，准备干那事，不知道怎么搞得，老是从白猫身上滑下来，黑猫扯着嗓子乱叫，显然是个新手，不得要领。田文亮走上前去，一把把黑猫提起来，不顾他嚎叫，帮助它摆正位置。他看到黑猫和白猫兴致勃勃的干那事，就好像自己也在干那事一样欢喜。

田文亮心想，除了没有和小波干那事，这一年还是过得挺快乐。但马上觉得这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往沾满了露水的花瓶里面拉了一泡屎那么邪恶。他一边为自己的邪恶忏悔，一边走进宿舍。推开门，同宿舍的两个兄弟，大 B 和文艺男青年小 A 正在看毛片。电脑上的一男一女两个金毛狮王，一前一后，正像门口的黑白两只猫，兴致勃勃的干那事。

大 B 转过头，大声叫道：“田文亮，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一夜不归？我们差点打 119。快过来看片子。”田文亮一声不吭，一头撞到自己的床上。小 A 是一个长着卷发的青年，尖嘴猴腮，腆腆异常，只会和英语剧社或者文学社的姑娘谈论莎士比亚到底有没有第三者这样不着边际的话题，再不然只有躲在宿舍里看人干那事，而没有勇气找一个花姑娘真正一起干那事。

“欧美的？无趣。”田文亮从来不看毛片，但是总会找很多借口。比如不喜欢看欧美的，而如果是看日本的，他又会说“日本的？无趣。”田文亮是一个纯洁的好青年。大 B 因此对他说：“田文亮啊，你这个人就是太文艺，一天到晚看什么歪书，跟小 A 一样没出息。你再不对小波下手，就迟了。人的友谊需要敦睦，所谓“日久见人心”，现在这个社会，女同志都急切的盼着你下手。“日”不久，人心是不见的。你再这样文艺下去，迟早会出问题。兄弟们自然不会挖你墙角，但是世界上的坏人太多，没有几个像你这么风花雪月，人家可都是满脑子男盗女娼的。听兄弟一句话，鸭子到了手里一定要尽快去毛，蜕皮，下锅。与其等着别人劈你的腿，不如先下手为强。正所谓宁可我劈天下人，不可天下人劈我。”这时候文艺青年大 A 总是附和：“其实，文艺的说法就是：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就是一本厚厚的书，而要想看这本书你就必须先要打开这本书，而鸡吧就是你打开这本书的钥匙。”不等田文亮问下句，便道：“这是王小波说的。”田文亮总是笑着摆摆手：“不是的，小波不是那种人。”田文亮坚信小波和自己一样，具有拒腐防变的基本能力。而小 A 总是再三强调：“谁说不是？王小波自己说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

“田文亮，又躲在被子里干嘛？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老是不下手是不行的，兄弟们自然不会挖你墙角，但是。。。。。”大 A 继续他的习惯性唠叨。这种习惯性的唠叨是看电视时候随手剥开的蜜橘，是打乒乓球时候随手擦拭的汗巾，是行为主体下意识的小动作。对

于客体而言，是必须坦然默然以及欣然接受的。在以前，田文亮就是这样一只蜜橘，一块汗巾，一个客体，一个下意识存在。

“好了，你们他妈的到底都完没完！让老子安静一下行不行？”软弱而清澈像一碗白开水的田文亮，破天荒咆哮起来。如果没有试过被兔子咬的人，自然不能感受休眠的火山突然喷发，淹没庞贝城的骇人听闻。

大 B 和小 A 愣在哪里，像庞贝城里变成活化石的雕塑，张着嘴巴不能说出来一个字。只听到一个声音从田文亮上铺悠悠的传出来：“文亮，有事情私下谈。不要影响别人。”住在田文亮上铺的人叫刘海洋，本来是清华的学生，因为喜欢文艺，又觉得清华真正懂得文艺的人太少，因此懂得他的人就更少，觉得人生最大的孤独莫过如此，于是就从清华退学，从清华考到北大来。这个人也确实有几分能力，上一届北大之锋辩论赛的优秀辩手之一，周围总是少不了几个热爱文艺或者装作热爱文艺其实热爱帅哥的异性伴侣。同性的伴侣叫做伴侣叫做闺蜜，异性的伴侣叫做什么呢？叫做候补相好的。正因为如此，本身没有相好的文艺男青年就特别愿意和他接近，而本身有相好的文艺男青年就特别要退避三舍，害怕自己的相好被刘海洋给“文艺”了。他眼镜片背后藏了一双冷静的眼睛，大部分时间这双眼睛代替了眼睛的功能，宿舍里几个人对他都有所忌惮，不怎么跟他来往，大多数时候和他只有眼神交流，只有田文亮和他比较好，从来不用担心小波会被刘海洋文艺，因为一来他觉得刘海洋不如自己文艺，二来觉得刘海洋是自己的兄弟，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哪里有了衣服把手足砍掉的道理？所以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说刘海洋的风流韵事，田文亮都会站出来说两句：“你们觉得我田文亮可能挖别人墙角吗？不会吧？打死我也不会。我告诉你们，除非有一天我田文亮被人挖了墙角，否则刘海洋是不会挖别人墙角的。”

现在，这句话如愿以偿了，关键是田文亮太自信，自信的原因在于他没有看清楚文艺男女青年的实质，他以为文艺男女青年在一起真的是在学习文艺，就像一起上微积分肯定是讨论微积分，一起上计算机肯定是讨论电脑程序。他不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只知道男人和男人可以“以文会友”，不知道男人和女人尤其要“以文会友”。以前封建社会，男人和女人轻易不能见面，因此有许多闷骚发骚的文艺男青年，成天无事可做，又考不上进士，混不上出身，就天天写一写伤感的文艺，什么风筝误啊，墙头马上啊，全都是利用文艺行男女偷情之实。田文亮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天天看着小波和刘海洋混在一起讨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正的以为他们在讨论十四行诗，还要赞上几句，所以说，还是封建社会好，从制度上把男人和女人隔开，就不会有空子可钻。

在这所大学里，但凡读过几天书，看过几部闷骚片的男女，都比较文艺，或者是显得比较文艺，因为毕竟不会拿文艺当饭吃，所以尤其显得文艺，譬如毕竟不会在一起的男女之间，尤其会显得比较有感情，死了都要爱，其实到头来，还是一场文艺一场戏。然而文艺的具体方向有所不同，比如大 A 和小 B 就是偏向流氓和盲流方向，津津乐道的是王小波的敦睦伟大友谊，到底是从前面敦还是从后面敦？正着敦还是反着敦？正因为伟大友谊的不可得，所以尤其显得伟大，正因为敦睦的难度，更显得敦睦友谊本身的伟大。至于刘海洋，属于

第二种类型的文艺男青年，至少看起来是。刘海洋和大 A、小 B 以及田文亮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本身是文艺男青年，而且长得像一个知识分子。这年头，没有几个知识分子真长的像知识分子，像刘海洋这样表里如一的知识分子尤其具有欺骗性。比如大 A，看过很多书，还知道新康德主义，哲学系、文学系、历史系、社会系、政治系的课无所不上，皆有心得，大小也算半个知识分子，但是长的像《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一身膘肉，一脸络腮胡，一顿饭能喝一斤白酒，两斤白肉，还不打嗝，这样的人，只具有反向的欺骗性，广大文艺女青年见之唯恐避之不及。又比如小 B，长得像《西游记》里的小钻风，一看就是上房揭瓦，下地偷葱的主，坏也坏不出个段位，只能做些鸡鸣狗盗的勾当。至于田文亮，则是《白蛇传》里的许仙，虽然也是白净面皮，身形矮小不说，还是个蔫货，须得碰到白娘子这样身份卑微，死心塌地的傻大姐才能护的真身。碰到小波这样的水蛇精，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田文亮的故事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文艺尤其可怕，旧文艺也旧罢了，那里面天天叫嚣着立贞洁牌坊的，对人也是一种拘束。特别是新文艺，从文学革命开始，胡适就可以在上海喝花酒，兼跟美国老处女调情，还要跟好朋友的夫人眉来眼去。郭沫若更不得了，连日本女人也要弄出几个小娃娃，还要抛弃，这或许是近代中日自有邦交以来的唯一重大外交胜利。

田文亮心里早已经是干柴烈火一般，听到刘海洋这一句不咸不淡，冷冰冰的屁话，却又觉得没了脾气。人家是两情相悦，自由恋爱，我要是发怒，岂不是有干涉恋爱自由之嫌疑？自己跟小波也没有干那事，也没有劈腿过，为何偏许自己干那事，不许别人干？田文亮跟刘海洋最大的不同，心里面是知识分子，老是为别人考虑，总是害怕自己太自私，而忽视了别人的“平等权利”。刘海洋虽然长的像知识分子，心里却是一座休眠的火山，随时可能爆发，大 A 所谓“宁可我劈天下人，不可天下人劈我”，就是说的他。

于是，文艺青年田文亮就这样被知识分子刘海洋着了道。他心里堵得慌，不是不敢反抗只是觉得小波不喜欢自己了，再去闹就没有正当性。诺言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东西，海誓山盟就是拿来打破的，好比青花瓷一样，因为脆弱所以美丽，经不起折腾。何况小波对自己也没有直言片语的承诺。田文亮只有在心里长叹一声，埋头睡去。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四）

by pkpku@bbs.pku.edu.cn

田文亮在床上躺了一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和所有第一次初尝失恋的男人一样，觉着，心里面少了一块肉，这块肉不是别的，是自尊，这种自尊无法找回来，只能淡忘，所以，他需要睡眠。睡眠就像一种覆盖，一层适合菌类生长的薄膜，一种忘却的开始。田文亮是一个恬淡的人，总的来说，他不会特别为了一个东西斤斤计较。小时候，他就一点不反感借了橡皮擦不还的人。他觉得借橡皮擦不还还是小事，大不了就是一块橡皮，虽然被人劈腿算不得小事情，但是以此类推，也算不得特别要命的事，毕竟就是两条劈过的腿，就像一对分得太开以致无法再合拢的圆规，不要也罢。在劈腿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大 B 和小 A 都不在了，刘海洋也不在。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看床顶，觉得做了一场春梦。

田文亮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思考自己该干嘛，这个思考经历了三年的洗礼，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思考，连构思都算不上，像所有大三的学生一样，他开始茫然，女生们在这个季节普遍开始学习打扮，把直发烫成卷发，把平底鞋换成高跟鞋，尽管她们也许有十二万分的不愿意，那种奇特的扭捏做态就是另一个真正的成年人的开始。那些对自己五官有自信的开始尝试描眉、点绛唇以及各种腐败，她们就像一株又一株亭亭玉立的苹果树，张开双臂大声喊：熟了，快来摘我！这句话一半对那些饥渴的寻找猎物的男生，一半对那些漫不经心等待猎物的公司，整个校园里各式各样跨国公司的暑期实习、实践横幅深深刺激这个学校最深广的神经，那些曾经一度深藏在未名湖底的鱼儿，此刻都争先恐后的在各个 BBS 的版面跃出水面，开始各种各种找工作、找实习的七嘴八舌，这是未名湖的深水期，只有这个节骨眼上，才重现了“未名湖是个海洋”的那个属于海子和诗歌的时代，它让那些最深沉，最沉潜，最不事张扬的人，无论男女，都在体验着惊心动魄。田文亮在这一片喧闹的气氛里醒来，觉得自己该找点事情做了，然而他依旧不怎么着急。他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石沉大海，就没有再继续。他曾经想过做一个学术青年，过去的两年里，这个思考被遮蔽了，被自己和小波的浪漫所遮蔽了，这是一种自我放逐。比起找工作，他更想要的是保研，因为他确实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年轻时候都吸过大麻，外加滥过交，然而一个自由社会的好处就在于他们的劣迹很快会被原谅，并且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田文亮没有成为美国总统的奢望，连中国总统他也不想当，虽然他也曾经一失足差点成千古恨。他大一时候的最大希望是当一个学术青年，希望“学以致用”。他学的是法律，很快就放弃了在中国当一个学法律的学生青年的抱负。通过三年的法律学习，他明白所有没有学法律的人都在盼望尽快建立法治社会，所有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现在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恐怕这就是学不学法律的最大区别。田文亮没想过建立法治社会，他觉得那太宏大高远，自己只适合在别人划定的一亩三分地里刨个坑。至于具体要做什么，他想把这个问题推到硕士再解决。然而，保研这种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几率几乎是零，

不说自己低得对不起父母的G点，心已经散了。和小波一起的两年败坏了自己的习惯，习惯了跟在一个女人后面端茶倒水，到头来却发现连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一个人坐在二教空荡荡的大教室里，看着孤零零的书本被翻开来，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页一页都有熟悉的气息。这种气息让他窒息。更为窒息的是，他忍住没有把这个事情对任何人说。大B不知道，小A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也没有去找刘海洋谈话。不能说他看开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何必再谈？他决定把心静一静，把所有东西掏空，再来一次盘古开天地。

那件事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一的晚上，他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小A独自回到宿舍，小心翼翼的跑到他跟前，低头耳语：“我看到小波跟刘海洋在一起上自习。”田文亮也只是淡淡答应道：“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跟谁在一起上自习不是谁能够决定的。”貌似这一切不过都是云淡风轻而已。小A吃了一个闷头棍，颇觉无趣，然而又不能够像没头脑那样直接写在脸上，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有头脑的。

田文亮把头埋的狠低，以免自己再被打扰，然而电话响了，傻瓜小A接起电话，然后叫道：“田文亮，电话”。小A的声音很诡异，仿佛是藏着掖着什么，嘴里面含着什么吐不出来。那一瞬间，田文亮渴望那个电话是小波打来的，他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培养起来的恬淡、无所谓和矜持，在那一瞬间化为乌有，如果有可能，仅仅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两个小人儿，一个欣欣然的等待这个喜悦，另一个傲慢无礼的给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无耻！他无法分辨哪一个是魔鬼，哪一个不是。他外表平静内心惶恐的接过话筒：“喂，请问是谁？”

“是文亮吗？我是小邱，还记得我吗？呵呵。”电话那边是一个女生熟悉的家乡话。

“啊，是你吗？真的是你？呵呵，快四年没见了，还好吗？”田文亮心里一乐。

打来电话的是邱小枫，田文亮的初中同学，因为跳过两次级，比他早上大学两年，听说现在已经在北京某跨国公司工作了两年，在同学中享有颇高人望。

“哈哈，老同学好久不见，什么时候聚一聚？”好久不见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总是要设计一些温情脉脉的桥段，以掩盖有事相求的事实，好比被打入冷宫的皇后突然得势，往往是有新的“阴谋”。

然而，邱小枫电话没有给田文亮这种警觉，反而有一种暖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依稀回忆起很多年以前，邱小枫从背后抱住他，哆哆嗦嗦走过的一百多米的索桥。

这种记忆怪好玩的。他一边想一边答应道：“没问题，周末见吧。”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五）

by pkpku@bbs.pku.edu.cn

记忆中的邱小枫脑后有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垂至腰间，走起路来大辫子一晃一晃，笑起来腼腆，浅浅的酒涡里面好似斟满了月光。十四五岁，是一切都被镶上金边的年纪，曾经有一次全班组织的春游，走过一条三百多米长的索桥，田文亮站在队伍的最后。邱小枫站在队伍的最前排。开始过索桥的时候，邱小枫突然说自己怕晕，于是一溜小跑到田文亮身后，抢占了田文亮倒数第一的位置。田文亮说自己也怕晕，让邱小枫先走，邱小枫都起小嘴道：“我偏不。”

田文亮走上索桥的时候，邱小枫也跟着走上桥，跟他仅隔一拳的距离。这时候索桥开始剧烈晃动，田文亮跟着晃动，邱小枫也跟着晃动。田文亮手抓住围栏，刚要回头对邱小枫说：“小心，脚下滑。”邱小枫惊叫一声，整个人从后面圈住田文亮的身体，半带哆嗦半带撒娇道：“好晃啊，我怕。”田文亮分明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涨红了脸，好似被魏延射中人心中的曹操，大气不敢出，只觉得从脚到头一片燥热。邱小枫就这么抱着田文亮，在对岸那些不怀好意观看者的掌声中走过了足足有三百米。

在地铁上，田文亮一遍又一遍的回忆着初中时候的这一幕，觉得伤感又快乐。邱小枫后来先于自己两年来北京读书，念的是管理，毕业以后在一家咨询公司做事，然而到北京后，田文亮一直很宅，而邱小枫一直很忙，几次同学聚会，两人都没有碰到。记忆是最容易被淡忘的，或者说记忆就是拿来被淡忘的，一层又一层记忆，就像一层又一层积累上去的涂层，最后只剩下斑驳的印痕。今天又见到她，或者说在这种时刻去见她，竟然也是巧合了。想到这里，心中不由竟有一丝微微悸动。

两个小时的地铁，三个小时的车，田文亮来到约定的地点，下车，走出车厢。他要去的丽晶大宾馆在过街天桥的对面。田文亮走上天桥，来来往往全是人，挤得他颠三倒四。他正要骂娘，突然从人群中伸出一只女人的手来，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就像很多年以前在铁索桥上，他的手心里顿时全是汗，他就是受不了这个，女人的掌心。

“文亮，还记得我吗？”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正是邱小枫，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声音没有变，然而乡音已改，一口颇为纯正的国语，那个失去了长辫子的女生，头发烫过了，正睁大了眼睛望着自己，已经不是那个穿着吊带裙的小姑娘，而是穿着职业正装的女人了。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走过一件铁索桥的女孩，不，应该说是女人，此刻又抓住自己的手。田文亮感到心头一颤，突然有一种失贞的快感，连忙挣脱开来。

邱小枫大笑起来：“老同学，这么多年了，闷骚的作风依然不减当年啊。”

田文亮大声叫起冤屈：“你看你说的，闷就闷了，这骚字从何说起？”田文亮平时在众人面前，口才还是不错的，然而遇到这种釜底抽薪，见血封喉的招数，顿时就失去作用，脸早红了半边。

邱小枫见田文亮不好意思，也就不再硬要去抓他的手，只是领着他走过天桥，到丽晶大宾馆的大厅里。和每一个熟练的职业女性一样，邱小枫的目光坚定，执着，不容你有迟疑，似乎是在引导他的客户走进一扇又一扇的门。田文亮觉得，自己也是这么一个来自童年的客户。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过身体接触。她看田文亮的眼光从不躲闪，偶尔头发一甩，笑起来声震寰宇。田文亮心中大吃一惊，和很多年以前那个颇有些羞涩的小女孩，相差太远，自己则像是一个偷家里钱被抓住的小学生，埋了头不敢看。

“文亮，呵呵，来北京几年感觉怎么样？有女朋友了吧？今后怎么打算？”邱小枫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让田文亮无所适从，觉得自己完全被剥去外套，只有在风中战栗。邱小枫见田文亮不知所措，也就不再追问。他们二人到大厅，拣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定，邱小枫让田文亮要咖啡。田文亮只要白开水。邱小枫又肆无忌惮的笑起来。

“小声一点，你平时上班都这么大笑？不怕老板骂你是泼妇？”田文亮本性是喜欢开玩笑的，说了几句笑话，又大胆起来。

“呵呵，我说吗，原来那个田文亮哪里去了？我要你放心点，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反正今天不是我买单。”邱小枫咬着嘴唇，好像是为自己的表现满意。

“那当然，今天应该是我买单，我买单。”田文亮一边说这话一边很诚实的摸自己的腰包。

邱小枫早就盯住了田文亮的这个小动作，又笑起来：“得了得了，你们这些穷学生，我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既不是你买单也不是我买单。”

田文亮原本以为今天是私人聚会，也许会有些朝花夕拾的斩获，夜幕底下的耳鬓厮磨，却不曾想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不知道什么来路，脸上不自觉的阴沉了下来。

“呵呵，老同学，不要这么喜怒形于色嘛。其实，今天又一个大人物要引荐给你。”邱小枫故意压低了嗓音。

“什么大人物，对我来说，你不就是最大的人物，今天一路上脑子里都是上学时候的影子，还有什么大人物？”闷骚型的男人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是一杆子弹充足的机关枪。

“恩，此人以前在金河证券工作，后来自己单干，开了一家公司，现在身家过亿。”邱小枫害怕田文亮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又加上一句：“去年一年，他就在股市上净赚了两

千万。他在京郊有两套别墅，今年年初在亚运村和玉渊潭各买了一套房子，都在 200 平以上。”

田文亮一向对金钱不太在意，不太明白两个亿是什么概念，但是一听到两套别墅，身子微微震了一下，听到两套房子，身子又震了一下。

“但是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田文亮觉得自己一不投资，二不当黑社会，所以既不能给有钱人做合作伙伴，也不能给他们做打手，何苦凑上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邱小枫又笑起来，“文亮，我很喜欢你这副表情，还没有褪去的学生气。藏都藏不住啊。”田文亮觉得被一个女人这么形容，心里很羞愧，但觉得既然今天是人家做东，又是女人，虽然没有一点女人应该有的作风，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这样，这个人是我们老乡，四川人。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很强悍的一个人，金融界认识很多人，在证券市场上眼光也很毒辣。所以去年大家普遍套牢的情况下，他还能净赚两千万。”

“哦，这种人的生活我们这种小民是不敢想象的，也只有您这种金融界中人才能偶窥知一二。”田文亮被邱小枫的气氛带动起来，似乎也开始“客户”起来。

“呵呵，别跟我来这一套。”邱小枫掩饰不住心里的受用。却觉察不到田文亮表情的微妙变化，他好像对邱小枫的话无甚兴趣。本来以为是一场老友聚会，变成了一个不名所以的亿万富翁的形象推广大会。田文亮心底身处的文艺青年气质再一次沉渣泛起，叫嚣着要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一较高低。

邱小枫习惯了和数据和报表打交道，因此除对上司和客户。对人的反应不甚注意，这时候又说的兴起，全然不顾田文亮的感受：“所以说上帝是公平的，这个亿万富翁虽然年近四十，却还没有结婚。前年看上了一个学生，学表演的，快要结婚了，却携带他的一张 500 万的银行卡跑了，让他人财两空。”邱小枫说这些话的时候颇为得意，特意加重道：“我想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又都是老乡，想请你帮个忙。。。”

“哈，我又不是女人，即使我是女人，也是那种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哪里符合亿万富翁的标准？我看小枫你倒是很符合这位亿万富翁的标准，怎不毛遂自荐呢？”田文亮看邱小枫那副眉飞色舞的样子，觉得好像在饭盒里突然发现半只被咬剩下的小强，有一种失身已遂的残恨。

邱小枫得意的笑了笑，女人在妄自尊大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智，她显然把田文亮的这种鄙夷当成是醋意大发的表现，连忙说：“你知道，我这个人还是很念旧的。”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悠悠道：“不然的话，我还真可以考虑一下。其实，这个老乡也是你们学校管理学院毕业的，他有北大情节，想在北大女生里面找一个伴侣，他托我，除了你，我没什么人可以托

付的，所以又想到你。”

田文亮觉得大受侮辱，刚要反驳，邱小枫突然站起身，向大厅外招手。田文亮转身一看，门口处一个看似三十出头的中年男子，身穿花格休闲衬衫，戴着墨镜，大步走进来。

“您好啊，赵总。”邱小枫站起身，迎上前去。

田文亮心想，我倒要看看这个赵总是个什么模样。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六）

by pkpku@bbs.pku.edu.cn

有钱人总比穷人显得有气质，这句话看似有理。杜甫虽然是大诗人，肯定没有李嘉诚看起来有气质，整天唱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外加饥寒交迫中的老少一家子在风雨中一字排开，再有才气，再有气质，都变得畏畏缩缩，不堪入目。但凡有了中人之资，便有了看人不用看脸色的习惯，而对于亿万富翁来说，更有可以随意转动眼珠，以各种角度看人的特权。藏在墨镜背后的目光好比暗地里射过来的投枪和匕首，让人有明抢易躲，暗箭难防的感慨。

田文亮这么一边感慨，一边看着亿万富翁赵总缓缓步入丽晶大宾馆的大厅，眼前突然浮现出吴雨僧电影中白鸽和鲜血起飞的慢镜头，而自己就是《英雄本色》里的双枪将，飞身跃起，横向发枪，啪啪两枪先把这个赵总两腿打折，再啪啪两枪把他两手打折，最后一枪爆头。全套动作都在空中完成。和赵总的尸体几乎同时平稳落地，再对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喝彩抱以微笑。这时候，若是邱小枫从了田文亮就罢了，若是不从田文亮，嘿嘿，啪啪两枪也是送上鬼门关。田文亮最看不管有钱人装大，此中历史原因可以上溯到解放前——他的曾祖父在除夕之夜被地主逼债，无奈之下上吊自杀，曾祖母在一年后含恨去世。因此“笑富不笑贫”几乎成了田文亮家的祖训。何况最近找工作各种简历石沉大海，各种潜规则防不胜防，看到资本家恨不得食肉寝皮，哪里还有什么温情与敬意？

邱小枫把赵总接到田文亮面前时，田文亮还沉浸在那种痛快淋漓的想象中不能自拔。“赵总，这就是我跟您说起的文亮，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邱小枫说这话时，正等着田文亮的自谦，却没想到这家伙木木的只瞪着赵总发呆。“文亮，这位就是赵总。”邱小枫面色微有不快，暗的用高跟鞋踩了田文亮的脚。田文亮差点疼的叫出来，定神一看，赵总脱下墨镜，微笑了望着自己。

“田文亮，你好啊，我是赵斌。”赵总左手里拿着一本书，伸出右手来，不由分说把田文亮的手抓在手里。这一抓比邱小枫的似乎还要温暖几分。这一抓下，田文亮心理上还在挣扎，肉体上却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刚开始的恶感顿时少了一半。

三人在沙发上坐下，再各自叫了一杯咖啡。赵斌笑着发话了：“小田啊，确实是一表人才，我说嘛，小枫推荐的人是不会走眼的。”邱小枫立刻跟赵斌在空气中对视一眼，交换了默契，各自都有一种满足的快感。“小田，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也算是你的老学长，离开学校十几年了。虽然就在北京，其实也很难得回来看一下，今天见了你，很高兴。”

田文亮听着这番客套话，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客套起来：“哪里哪里，老学长，随时都可以回来嘛。”

赵斌把笑容暂时收敛了半分，好似从包扎豆渣的布袋子中挤出少许水分，以保持它的干燥与严肃：“哎，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小枫刚才应该已经跟你谈过了，我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了。十几年了，对母校的感情还是那么深。”说着说着，赵斌眼中浸出泪花来。田文亮见他这么重感情，想起自己还有一年，也学要离开学校，不禁也跟着伤感起来。这时候他瞥见桌子上放的书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突然来了兴趣：“赵总，您也看这个？”

“不要叫我赵总，看得起的话叫我赵哥吧。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赵斌收敛住笑容，拿起那本《上帝之城》，若有所思道：“这本书我有很多版本，英文的，德文的，日文的，今天来之前我在附近书店逛了半天，看到这个新版本，很喜欢，就买了下来。其实，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人活着的财富都是死后接受审判的罪证。一切都是主的。”

“赵总每年都在教会做很多善事，地震时候回去过汶川。”邱小枫见缝插针的补充道。

“赵总很喜欢看书？”田文亮更感兴趣的，是眼前这个身家两个亿的资本家和自己有相同的爱好，不觉又新奇又得意。

“那当然，赵总在圈子里是有名的爱读书啊，你没去过他家里面，专门有两间房子来堆书。”邱小枫像个媒婆一样忙不迭地推销自己的工作对象。

“逛书店是大学时候养成的习惯，现在除了工作，读书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像《十三经注疏》我家里有五套，当然我比不上你们年轻人那么有精力去读。但是多少还是要读一点。”赵斌说话慢条斯理，却完全不像是已经快四十岁的人。

“小田，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出你这个人不错。”田文亮心中颇有些得意，马上接口道：“赵总，您还是真会看人的。”

赵斌听了这话，脸色微变，叹口气，田文亮虽然知道自己说错话，知道对方有求于己，却有恃无恐，继续说道：“赵总，您的事情小枫都跟我说了，挺遗憾的。”

“呵呵，不谈这些伤心事了，小田，你能帮我的忙吗？其实我这个事情只要求两样，一是保密，二是可靠。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是很低调的，因为你人可靠，才会找你。”赵斌目光中透出极大的诚意，就像楼门口楼长养的猫，看到你手中食物时，眼泪汪汪的两只大瞳仁，望穿秋水的看着你。刹那间，田文亮感到很沉重，他只道是自己这么平凡的小人物，丢进沙堆里立马不见影子的小混混，自然是应该受苦的，失恋的，找不到工作，陷入人生迷茫的，没想到眼前这个身家两个亿的人物，他的未来幸福，某种程度上也操于己手，不觉人生之无常，自信心也随之爆棚。他觉着，人活着若能拯救一只蚂蚁，就是拯救了一只蚂蚁的世界，若是拯救一个人，便是拯救一个人的世界，他信的上帝都不能帮他讨到老婆，我却能够，那不是天大的功业？佛祖说，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我若帮他找到老婆，他两个人琴瑟调和，再生下一个BABY，那是救了三个人的命，这事情有何不可办的？

田文亮想到此节，正欲一口答应，赵斌先徐徐道：“小田，我也不会白白麻烦你。我知道你现在毕业找工作，只要这个事情你帮我办的好的，我法律界、金融界还认得几个朋友，应该可以帮的上些忙。另外，这段时间，你帮我办事情，我会把你当普通员工看待，我的员工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一分不少如数给你。”

田文亮仿佛当头一棍，被打晕在底，却又不是，好似是被天上掉下来的汉堡包给砸个半死，顾不得疼痛，只抱起来就要啃。当下连忙说道：“好的，没问题，赵总，这事情包在我身上。”

赵斌笑着拍拍田文亮的肩膀，又是慢条斯理的说：“那么小田，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跟小枫都是我的朋友。我这事情具体还有几个要求，一是本科生我不要，年龄太小，不懂事。希望是在研究生里面找，当然大四快工作的也可以。第二是，不要北京本地人，最好是四川人，在外打拼，老乡人照应比较好。第三是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当然是希望老婆上的厅堂，下的厨房，能够见得人。最后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跟我物色人选时候不要透露我的资产，就说是证券工作，有车有房就行。这点尤为重要。切忌切忌。”田文亮一听此话就犯了难，富贵人家说女人见得人无非是要对外雍容华贵，对内温柔娴熟，这本来是自古以来娶姨太太的道理，但自从有新学校以来，特别是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女人的意志颇多超过男人。什么事情都是比较得来，在北大，有才华的被比的没才华，没姿色被比的有姿色，这就叫相对论。既然没有姿色的再这里都比成有姿色，更何况真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在万绿丛中，都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这赵斌虽然有钱，却是老夫少妻，连个戏子都管不住，却又哪里能能力管得住志气宏大的北大女生。能看上他的，无非是看上他的钱，然而他又不想让人知道他有多有钱，岂非自相矛盾？到时候免不得有些苟且的勾当。田文亮想到此节，颇为为难，但想起那些美丽的许诺，光耀四射的未来就寄托于此，再苦再累都得和血和泪往肚子里吞，便站起来拍了胸脯道：“赵总，包在我身上，我这个人，为了朋友，是两肋插刀的。”

“文亮，这就对了。听了半天，你就这句话好。”邱小枫脸上乐开了花，仿佛赢得了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

“好啊，文亮，就拜托了。我这事情不急，慢慢来。另外，我知道你们学校有个鹊桥，我这个人很低调，你可不要在那动土哈。”赵斌说这话的时候面色平静，却是目光严肃，好像直接看到田文亮心里。

“那是自然，文亮，尽量发动你的社会关系，我相信你。”邱小枫紧不住拉了拉田文亮的手。

田文亮艰难的点点头，这人生的第一笔生意，就这么谈成了，却感到身上有如千钧重担。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七）

by pkpku@bbs.pku.edu.cn

一连几天，田文亮都在脑子里把自己认识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包括有男朋友的，没男朋友的过了一遍。他没有放过自己认识的每一个女生，恨不得把大一的包括进来。自从劈腿事件以后，田文亮对女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观。以前，无论哪一个女孩，在田文亮心目中都是青铜做的，闪耀光泽，颠扑不破。现在，无论哪个女孩，不过都稀松平常的像一只纸折的飞机，随时可以扯的稀巴烂。

“女人就是这样的，水性杨花，哪里懂得什么尊严？什么道德，全部是他妈的一群鸡。”田文亮一边这么想，一边重新获得了自尊，同时也获得继续做“皮条客”的理由。内心里，田文亮把这件事情当作“皮条客”，很释然。看到那帮平时趾高气昂，满口风花雪月的女人们露出齜齞不堪的本相，这事儿本就让他快乐。

重获道德优越感的田文亮却没有立马获得实质进展。他首先列了一个表格，包括认识的所有本科大四以及研究生的女生。他原先想直接去问，立刻觉得影响太坏。想要托人去问，又觉得太敏感，难保泄密。田文亮在宿舍里闷着脑袋想了整整两天，没有答案，晕头转向只想杀人。

他闷了两天，吃了两天的方便面，到第三天中午，终于撑不住，到燕南园食堂去吃饭。时值用餐的高峰期，拥挤不堪，他端了饭菜，埋了头在人堆中乱窜，好不容易找个空位坐下，忽然发现桌腿边上有一个黑乎乎的钱包。田文亮弯腰捡起，翻开钱包，里面有好几张银行卡，夹层里有两张一寸免冠照，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生，双眼有神，颇为俊俏。再往里翻，翻出来一个学生证，是中文系的硕士姐姐，叫罗馨然的，按照常识判断，应该是住在 41 楼。他再往里翻，竟然有一大叠的毛主席。数一数，足足有 20 张。田文亮心想，为什么每次我都遇到帮女人擦屁股的好事情，却从来没有人替我擦过屁股呢？这次，我要不要再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擦屁股呢？20 张毛主席，也够我田文亮这种勤俭节约的贫下中农吃好一阵子了。田文亮把毛主席抽出来，放到自己的钱包里，却没有想象的快乐，每吃一口饭就觉得罪孽深重。万一这 2000 块钱是她急需的呢？万一这银行卡里是她的救命钱呢？万一这个女人不是那么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呢？这无数个万一把田文亮的心压得沉重之极，仿佛一根压满了熟透苹果的树枝，不堪重负。田文亮把钱包里的 20 张毛主席如数抽出来，又放回罗馨然的钱包里，如释重负。他把剩下的几口饭刨完，心里长叹一声：“文亮啊，你就是太软弱。”

吃完饭，正好下午没课，田文亮来到 41 楼，却发现楼长不在，半天没个人来，自己也进不去楼。那 2000 块钱放在身上，让他很不安，生怕自己某一瞬间意志不坚定又给私吞了。他在楼边梯子上坐下，默默等楼长回来。

田文亮憋屈的四目远眺，楼下车棚里全是自行车，没有楼长的一丝影子，他来得匆忙，手里一本书也没带，楼长也奇怪，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人来。田文亮站起身，想要四处走动，他走到车棚里，手扶着一列列的自行车，从头滑到尾，又从尾滑到头。田文亮这么滑过来滑过去，似乎忘记了时间，却冷不防一个忿怒的声音：“你这人是干嘛的？偷车吗？”然后啪的一个耳光拍过来，直接拍在田文亮的后脑勺上，打的田文亮头晕脑花。田文亮猛一转身，大声喊道：“你想干嘛！”却突然没了力气。眼前这个女生，杏眼圆睁，怒目而视，正是罗馨然。

“请问你是罗馨然吗？”田文亮摸着脑袋问。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罗馨然忿怒的眼睛比刚才更睁大了几分，像一双欲夺眶而出的牛眼，然而已经把忿怒的表情匆匆谢幕，换了一副吃了三斤的奇怪，嘴巴张开来，可以放进去一只咸鸭蛋。

“哦，我是来把东西还给你的。”田文亮说着就把钱包递了过去：“你数数里面的钱，有没有少。”罗馨然恍然大悟的接过钱包，急急忙忙的翻了半天。似乎发现没少什么东西，长舒一口气。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对田文亮道谢：“真谢谢你了。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吗？”田文亮心想，做好事应该不留名，即使想要留名也不应该公开说自己想要留名。所以罗馨然越要让田文亮留电话，田文亮越不留，他二人就这么在车棚里抓扯了半分钟，罗馨然突然气不过：“你这家伙狗眼看人低啊，到底留不留，不留的话，滚蛋。”田文亮觉得当头一计闷棍，他从来遇到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女人，即使是男人也没遇到过。哪里有这种反咬一口的道理？简直是目中无人。田文亮心里想我要给她两个嘴巴子，手上却没有一点力气。心里面想老子走就走，这样就走，又觉得太窝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这样沉默着一张铁青的脸，立在一处，像一根灯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磨磨几几的？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是好事，你懂不懂，是好事！”罗馨然两眼通红喷火，像是《西游记》里的红孩儿，颇有几分童真的可爱，田文亮想到这里，不觉笑起来。

“好吧，你不留是吧，那你走吧。”罗馨然一挥手，转身要走。田文亮连忙道：“我留，我留，我主要是怕麻烦。不就是检到一个钱包吗？我把电话留给您就是了。”

罗馨然这才把通红的脸回复了几分白净，喃喃道：“就是嘛，一开始就留多好。”从挎包里迅捷无比的摸出手机，记下电话。冲田文亮得意的一笑：“我说嘛，人不可能老是倒霉的。你叫什么名字？”

“田文亮。文是有文化的文，亮是明亮的亮。”

“我听你说话有四川口音。”

“我听你也是。”

“我就是啊。”

“我也是啊。”

俩人相视一笑，各自心里都觉得对方是个傻瓜，怪可爱的。田文亮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又罪恶又释然。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八）

by pkpku@bbs.pku.edu.cn

罗馨然其实不是四川的，是重庆的。自从在行政规划上重庆从四川分出去以后，就没有几个重庆人主动说自己是四川的，而罗馨然居然自己主动这么说了，田文亮感到特别有面子。同时却有一丝隐忧。田文亮在众多师姐中又多了一个师姐，就好像收获众多彩票的人又多获得一张彩票，尤其感到锦上添花。他心中那个邪恶的念头一直在土壤表层以下蠢蠢欲动，每一刻都在呼唤让它冲破土壤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最后一根稻草从心底爬出来，他又迫不及待的挥舞大锤，将它锤扁于地。他认为这是一种邪恶。

田文亮回到宿舍，大 B 和小 A 正在上网。和所有喜欢在网上 YY 的人一样，他们在上未名 BBS，和所有没有女朋友和对女朋友不满的猥琐男青年一样，他们在上鹊桥版。但凡看到几张过得去的照片，他们就要大声呼喊几声，然后收藏起来，放到自己的 FTP 里面提供大众下载服务，如果是遇到不怎么行的照片，照例先是一通底下的痛批，然后再是网上一翻揶揄。

大 B 比较喜欢幼齿一点的。小 A 则比较喜欢熟女。但是没有人喜欢淑女。不是说真的没有人喜欢淑女，而是说世上本没有淑女，自然也就没人喜欢一种并不实际存在的事物，大家都很现实。这是大 B 的解释。田文亮像往常一样，走到他们面前，这二人正在翻看一个研究生 MM 的照片。湖南人，25 岁，整体感觉还像一个女人。“这不是地包天吗？”大 B 评论道。“什么叫做地包天？”小 A 问大 B。“地包天你都不知道？你自然不知道天包地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大 B 从来不介意别人说他是一个 2B，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认识不到自己无知的人都是 SB，而他从很小时候就认识到了，因此在这个普遍 2B 化的时代里，主动承认自己是 2B 的大 B 就比很多不承认自己是 2B 的人要不是那么 2B。站在这种高度，大 B 就有了对各种他认为是 2B 的事物评头论足的制高点。比如眼前这个 25 岁的湖南 MM。

“地包天就是下面嘴唇比上面嘴唇要长一些，天包地呢，就是上面嘴唇比下面嘴唇长一些。上面那部分叫做天，下面那部分叫做地。所以前者叫做地包天，后者叫做天包地。你懂了吗？”田文亮和大 A 都觉得这么形容真诚的征友人太刻薄，特别是对一个 MM。但是大 B 摇摇头说：“你们都大错。没有几个女人真正对自己的长相有客观的认识，同时，也没有几个女人对自己在男人心目中到底有几斤几两有客观的认识，却有忙不迭的把自己的照片广而告之，让大众来点评，这不是一种很好笑的行为么？”

“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田文亮突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幼齿类的，那么可能确实是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是典型的外表惶恐，内心光鲜。如果是熟女类的，比如这个研究生 MM，那就是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知，按照她这个年龄，应该是谈过恋爱了，好多还不只谈过一次。却又急于和众

多幼齿在同一场合公布相片，暴露自己的弱点，供给诸位猥琐男品评，显然有失常态。之所以如此，正因为时不我待，急于出手，顾不得那么多，这就是外表光鲜，内心惶恐的典型。对于前者下手，往往是一场拉锯战，阵地会反复易手，她也绝对不只鹊桥这一个阵地，对于后者，就是一场决战，堂堂正正的阵地战，若是感情上受到伤的，更是有可能势如破竹，一鼓拿下。”

田文亮听了这话，又振奋又慌乱。振奋的是，大 B 的话给了自己新思路，即寻找感情受挫，急于出手的大龄女青年下手，关键在于确定是否感情受挫，属于迷茫期。慌乱的是，不知道怎么满脑子都是罗馨然师姐的样子。罗师姐约自己下周一看《非诚勿扰》，自己僵持了半天不敢接招，不知道是个什么态势，听了大 B 和小 A 的一翻分析，莫非也是一种决战前的号角？田文亮想要婉言谢绝，提议看个《金刚葫芦娃》这样怀旧类情趣动画比较合适，罗师姐大肆嘲笑田文亮童心未泯，傻的像幼儿园大班刚刚出炉的大孝子。田文亮忐忑的心里没个着落，只小声说：“要不然到时候再说，说不定您到时候又有别的什么事情。”田文亮这个人颇为教条，以为《非诚勿扰》这样介绍劈腿和反劈腿经验的电影只有男女朋友或者倾向于成为男女朋友的人之间才可能去看。他虽然怀疑罗师姐有将自己变成准男朋友的嫌疑，但还不确实，因为这点不确实，所以尤其不确实自己是否也想把罗师姐化为准女朋友。自从被小波大忽悠了以后，田文亮对男女问题的口号是：“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你若爱我，我必爱你。”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上了双保险，去除被劈腿的可能。然而，他田文亮又不是罗馨然肚子里的蛔虫，哪里知道人心的事情。纵然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句玩笑，不过是转瞬即逝，无法确定。如果罗师姐对自己没有意思，似乎反倒还是一件好事，他可以试探一下罗师姐对赵斌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研究生，女的，漂亮，重庆人再怎么也算半个四川的，只是脾气稍微有点火辣，但是人无完人嘛。田文亮计议停当，就准备和罗师姐一起去看《非诚勿扰》。自从被小波害了，他便觉得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女人不是怎么心机深藏，为了对付这种心机，自己也不由自主的心机深藏起来。

田文亮终究和罗馨然去看《非诚勿扰》。门口很拥挤，他跟罗馨然被挤到人堆里，像是掉到长江里面的漩涡里，一个又一个牵连不断。田文亮的衬衫领子上全是汗水，浸的发黄，晕头转向，几乎是被罗馨然提着衣领给领进了大讲堂。讲台里黑压压一片寂静无声，比开学典礼校长讲话时人还多。罗馨然的速度永远比田文亮快半拍，田文亮刚要掏出手机照明，看一下排数，罗馨然已经连拖带拽把田文亮拉到指定地点坐下。

没得田文亮常舒一个气，电影开场了。这时候，罗馨然从挎包里拿出两瓶康师傅冰红茶，一瓶给田文亮，一瓶给自己，得意道：“门口检查的不让带水进来。”葛优葛大爷出来没几分钟，田文亮就乐了，他觉得自己除了头发和肉比葛优多一些，还是和他有些像的。所以看到他就有点照镜子的感觉。罗馨然见他一个人傻乐，问他干嘛。田文亮就把这句话在手机上打出来，递给罗馨然看。罗馨然乐了半天，便开始数田文亮的头发，末了，也在手机打了几个字，递给田文亮：“屈指可数”。

电影上和电影下的气氛都在欢快进行中，田文亮心中的天平开始发生倒转，黑暗中，仿佛

感到罗师姐的呼吸急促起来，田文亮定睛一看，罗师姐的左脸朝向自己的右手那一面，似乎有个小黑点，他凑上去，壮着胆子轻轻一吹，没吹掉。见罗师姐没反应，直接拿手去弹，却被她转过头瞪了一眼，于是收住手，不敢有所动作。田文亮心里正美的不行，突然兜里手机响了，拿起来看，却是邱小枫发来的短信：“文亮，在干嘛呢？”田文亮下意识偷看了下黑暗中罗馨然的表情，正投入剧情，笑的不行。他微微侧过身，回复道：“在图书馆上自习。”自有手机以来，短信就逐渐取代通话成为手机的主要功能，可见也是与时俱进的需要。邱小枫回到：“哎呦，怎么这么爱学习呢。不是旁边有美女吧？最近忙不忙，恐怕都把老同学忘了吧？”田文亮连忙回道：“美女倒是有几个，但是都不如你美。我就是把我老爸老妈都忘了，也不敢把您姑奶奶的事儿给忘了。”手机短信声音很大，罗馨然回头看了一眼。田文亮做贼心虚，连忙把手机调成振动。“鬼人，事儿难道比人还重要？下周末有空吗？”田文亮这边刚刚轻薄得手，突然来了劲头，反正借着黑暗，谁也看不见谁，便大着胆子再给回了一条：“我心中，您最重，粉身碎骨浑不怕，敢叫小枫换老公。随叫随到。”邱小枫显然被这句话逗乐了，回复的尤其畅快：“哈哈，你这家伙倒是越来越无耻了。我们公司发了两张温泉洗浴的票，你有兴趣去没？”田文亮突然从刚才的兴奋中醒悟过来，踌躇了半天，努力打上几个字：“应该没问题。”却迟疑了半天没发过去。那边邱小枫早等不及了：“到底去不去，回个信儿，不去我另找人。”这一下间不容发，田文亮只得轻轻一按，看到“信息已发送”几个字，心中又欢喜又忐忑。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罗馨然觉察到旁边动静很大，转头问道。

“没什么，助教短信问我作业啥时候教。”田文亮说完这句话时候矛盾万分，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却有得救的侥幸。

田文亮的奇异生活（九）

by pkpku@bbs.pku.edu.cn

葛大爷片子确实好看，教育意义深刻，灯亮起来时候，全场一片掌声。田文亮正要看罗馨然表情，却见她眼眶全红，眼中春水盈盈，好似刚刚卸了一半装的梅兰芳，梨花带雨的可以。

田文亮心想，莫非她知道我刚才游刃有余的手段，心中惆怅，趁她心中迷乱之时，借机又想轻薄，拿手去擦她眼睛，笑道：“好好一个罗师姐，怎么成了一个水世界？”罗馨然连忙把他手摆开，轻轻道：“没事儿，你别管我。我是想起一个人了。”田文亮刚想问“想起什么人”，立刻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嘴巴子，这还用说吗？什么人能让这个油盐不进，刁顽泼辣的罗师姐梨花带雨呢？田文亮心头一惊，想起来到现在还没问过罗馨然有没有男朋友，这种一厢情愿的先斩后奏，极可能做了日本人自杀式冲锋的十面埋伏，万一再有个闪失，我田文亮岂非万劫不复？

田文亮正踌躇着要问个究竟，罗馨然抢先道：“文亮，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想说，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对你说。”罗馨然掏出纸巾，把眼睛上、脸上泪水全都擦去。田文亮如坠云中，上不能攀天，下无法入地，空有一条舌头，却一国语言都记不起来，只把嘴撅成一个小山丘，横着眉毛不说话。罗馨然见状，不禁又笑，拍拍田文亮额头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了？呵呵，走吧，送我回宿舍？”田文亮原来还为罗馨然扼腕，觉得这婀娜多姿，饱经风霜的师姐如此轻易栽在自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爬虫，小角色手里，太对不起观众，更对不起良心，却没想到，罗师姐几个泪眼，几句似有似无的闲话，便把太阳出来喜洋洋，变成像雾像雨又像风，把个刚刚以为脱离苦海，欢呼庖丁解牛之“游刃有余”的田文亮，陷进新一轮的云深不知处中。

田文亮跟罗馨然一左一右，走在通往罗馨然宿舍的路途上，两人各怀鬼胎，一言不发。田文亮见罗馨然一直眉头紧锁，试图缓和一下气氛：“师姐，最近法源寺的丁香开了。”“看过了。”罗馨然好似早有准备，轻轻一弹，将田文亮硬生生档回。说了半截的话，就像吃了半截的鸭子又得吐出来，本身就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更可怕的是，阵地没有守住，进攻还得继续，这叫做进攻进攻再进攻，以进攻换取最大的防守空间。田文亮心想，已经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了。他们走过一棵桃树面前，田文亮如获至宝，连忙指着树上桃花：“你看，桃花也开了。”罗馨然将头凑过去，只将头搭在桃花丛中，满头长发纠缠，遮了半张脸庞，望田文亮笑道：“桃花在哪里？”田文亮左手虚指空中，接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植物园。”罗馨然身子一扭，转了一圈，直接转道田文亮身后，叹了一口气，：“植物园，看尽长街已无花，奈何奈何？”田文亮觉得心头无数蚂蚁乱咬，只想把个罗馨然两个耳光打成红叶，再送到香山盆栽，却实在是下不了手。心理发育上正处于青春后期的田文亮及需要一次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至少是局部的胜利，才能挽回自尊，挽回局面，没想到

正如国军面对共军，前锋推进到黑山，却再也无法前进半米。原以为罗馨然已经是强弩之末，只几下兔起鹘落，便可以手到擒来，没想到爱真是越挫越勇，罗馨然虽然外表光鲜，内心却并不惶恐。

从大讲堂到罗馨然宿舍不过几百米距离，田文亮却好似从走了一趟西天取经路。唐僧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坚决不能犯错误，田文亮是没有犯错误的可能坚决要犯错误，于是，前者成了正剧，后者成了悲剧。

面对罗馨然的镇定只若，田文亮又恢复了青涩本相。他觉得女人是水做的，而自己是一个漏斗，永远也抓不住一滴水，即使碰到的，遇见的，也都是逝者如斯，过眼云烟。他把罗馨然送到宿舍门口，长长叹口气：“好吧，罗师姐，我认输了。您回去吧。”田文亮在心里一声长叹，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大马猴。如果就成一个人的大马猴也就罢了，却不想连续成了多个人的大马猴。更何况，大马猴满足于大马猴的地位，不会千方百计想去做一个人。自己虽然变成一只大马猴，却还千方百计想做回一个人，获得一个人的尊严。

“文亮。”罗馨然叫了一声。

田文亮不回头。

“文亮。”罗馨然又叫了一声。

田文亮还是不回头。

“文亮。”

田文亮回头了，他知道事不过三，这下子面子算是保住了。然后他转过头，距离罗馨然有两米远的距离，罗馨然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看到她眼睛中有泪水，看到她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憔悴。田文亮想要冲过去抱住她，不让她有机会说为什么，却没有这个勇气。

“文亮啊，你就是太软弱。”这个当口，田文亮对自己说。

“田文亮，我叫你呢。田文亮。”罗馨然大声在空气中喊，田文亮不知道该怎么办。

“田文亮，明天一起去上课吧。”罗馨然笑道。

“上什么课？”

“上你们学院的课啊。”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我喜欢上！”罗馨然说完这句话，回转身，一个人走上楼去。她摸出手机，把原来的静音状态再调成正常。她没有把今天晚上看电影时收到的 20 条短信都删掉。这时候，最后一条短信响了。她打开短信，看到这几个字：“就让一切随风吧。”